

HK 感恩母亲节

楼上的女人

■ 何荣芳

和她认识是在女儿的幼儿园。那天幼儿园文艺汇演，老师要求我给女儿扎只朝天辫，这活哪是我们男人干的？我老婆两年前跟我离婚了，平时女儿都是由我妈妈照顾的。我笨手笨脚地给女儿梳辫，女儿龇牙咧嘴的，终于挣脱我，躲到一旁哭泣。

她走过来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牛仔褂，还套着两只灰套袖，一个小女孩牵着她的衣角也跳跃着跟过来。那时我讨厌所有的女人，何况她还一脸的痘疙瘩。我警惕地盯着她，看见她朝我女儿走过去，担心她会塞给我女儿裹了迷药的口香糖、下了安定的盒装奶……我随时准备冲过去，推开她。

她弯下腰，柔声哄着我女儿：宝贝别哭，阿姨给你梳辫子好吗？女儿竟然抹了一把眼泪，乖乖地点头头。

她把我女儿拉到怀里，张开纤细的五指，捋起女儿稀疏的头发，细心地捋到头顶上，给它缠上红头绳，灵巧地打个蝴蝶结，一只朝天辫便在女儿的头顶上欢呼雀跃了。她眼睛亮亮的，含着笑，不住地和我女儿说着什么。她在说是我女儿妈妈的朋友吗？还是说要带她去好玩的地方玩？我一刻也不放松警惕，让女儿始终在我20米的视线之内。

她梳好女儿的辫子，看着女儿和她身边的小女孩玩，目光柔柔的像个母亲。只一会的工夫，女儿竟然和她亲起来，嚷着要她的电话号码。她从牛仔褂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。女儿接了名片扑向我，我要替她保存着。我拿了名片，斜眼看了一下，原来她是开出租车的。

打她的电话是因为我母亲摔伤了腿。

那天我在外地参加一个会议，手机突然在口袋里扑腾起来，我赶紧跑到走廊上接了。电话是我母亲的邻居打来的，说我母亲下楼时摔倒了。

着了。我隐约在电话里听到母亲哎哟哎哟地呻吟，我的女儿也在一旁哭泣，我知道母亲肯定伤得不轻。于是赶紧拨打我们小城的120，接线员说高速路上发生了车祸，120急救车全都上高速了。我身在外地，即使在家里，我的住处也和我家属隔了半个城区，远水一时救不了近火。我躁得直打转，情急之下我突然想起了她，找出她的名片把电话给她打了过去。

我等待她的拒绝，或者狮子大张口，我做好了挨宰的准备。她接了电话，声音也是柔柔的。我说了我妈的住处，希望她能尽快开车过去送我妈妈去医院。她立即一口应承下来，还连声称我放心。我还没来得及问价钱，她就急忙挂了电话。我大姨接了我的电话赶到医院时，她已经帮我妈办好了住院手续，我妈的腿上已经打上了石膏。等我见了我妈，老人家嘟着嘴埋怨养儿子没用，还叮嘱我一定要好好谢谢人家，说人家不仅车费没要，还垫付了部分医药费。

我想给她买点礼物，以表达我的谢意，可是买什么呢？我犯难了。买点营养品保健品吧，谁敢用呢？花钱不讨好。给她买件像样的衣服吧，她的作息跟太阳一样，节假日更忙，什么时候穿？何况我又不知道她的尺码。我想起了她满脸的痘疙瘩，对了，送她一套护肤产品，送她一份美丽，这才是锦上添花。

我去一家知名的美容院为她挑了一套祛痘养颜的产品，并为她办了一张年卡。我打电话给她，想拿着礼物去感谢她，我要她家的地址，说要还她垫付的医疗费。她在电话那头咯咯地笑着，说不急，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吧。我说有的有的。

她便报她家地址，我用脖子夹了电话，拿支签字笔在纸上记着。放了电话我仔细地看抄写的地址，一时竟愣怔了。她竟然就住在我楼下。

原来善良和美好，离我只有十公分。

■ 莫晓鸣

清明刚过，海口的夜晚已像夏夜。街上的行人已穿起短袖薄衫和招摇的裙子，尤其是年轻的女人都过份将街道当成舞台。这些以各自的特征装点着夜色的女人，纷纷成为我们今晚喝茶聊天的话题，在座的五人时不时哈哈大笑，彼此心照神会，过足嘴瘾的表情格外舒坦。

转眼已是午夜，我们意犹未尽地走出茶馆，门外却是不大不小的淅沥雨声。另外四人与我拍肩告别，用手挡头摇摇晃晃冲进雨里，分别钻进两辆车走了。我独自一人站在街边走廊，满眼雨水，雨夜将一座湿淋淋的城市呈现在我的眼前，繁华尽失，连路灯都有种气息恹恹的模样。我抬头看黑暗里的夜空，雨丝纷纷斜斜，忽东忽西。我正犹豫着是否在走廊避雨，不远处一个看守单车的中年女人看着我，她静候着收停车费，随时准备用毛巾将我电动车坐垫上的水珠抹干净。

见我暂时没有走的意思，她便又重新坐回椅子上。她正玩着手机，里面应该播放着什么热闹的视频，不断传出吵吵嚷嚷的声音，她目光痴迷很享受的样子，面带淡淡的微笑。

“大姐，你一般晚上看车到多少点钟？”我迟疑了一会，边问边走近她，职业习惯使我对她的工作产生好奇。

她抬头看看我，立即将架在一

母亲

只矮凳上的双脚放了下来，轻声回答：“我不像你们上下班那样有个准时，一般一两点吧。”

“那你每天回家都是凌晨了。”“是啊，不能早回家也是没办法。我家远，住在秀英区，每夜回家洗完澡都三四点钟了。”她满口海南腔普通话，连语调也是海南式。

“还有人和你轮班吗？”

“一个人看车一个月都挣不到两三千块，哪能两个人轮班。我每早八点多就到这里了，看完白天就接着看夜里。”

听后我默然，算算她一天都睡不了几个小时。她座椅旁的一只红色袋子很惹眼，借着灰蒙的灯光，从敞口能看到两只静卧的饭盒。我明白了，她一早就带来了午饭和晚饭。

夜更深了，有点冷，我抬头望望深不见底的夜空，雨丝似乎更粗了，如乱箭纷纷从天而降，密密麻麻。断断续续有大车小车湿淋淋地穿雨而过，溅起的水珠不管不顾，肆无忌惮。这时夜困让我连打哈欠，我交了两元停车费，骑上自己的电单车，在蒙头盖脸的雨水中一进门心回家。

大约十天后的一个夜晚，我又来这家茶馆喝茶，只是与我喝茶的人换了面孔。这是一个写诗的朋友。

夜气浓重的城市，喧嚣渐息，被露水湿润和微风吹拂，显得格外清新。我从包里掏出锁匙，正要去

打开我的电单车，忽然听到不远处的一根廊柱旁爆出一声呵斥：“谁让你在这里陪我了？明天早上你还要不要上学？两个人一起熬夜看这几辆车，你不觉得亏么！”

我顺着声音望去，是那个看单车的女人。她正在教训一个初中生模样的男孩，后者大概是她的儿子。

“你不让我干这份工，我这样水平又能找什么工作？如果我不做了，以后谁来供你读书？你那个酒鬼父亲能指望得上？他除了喝酒打麻将，还会什么！”女人的咆哮仍在继续，高分贝的音量大概要将深夜震出几道裂痕。

“他好吃懒做，又不管你，你怎么不跟他离婚？”这时坐在一团暗影里，身子正靠着栏杆的男孩快快地发声。比起母亲，他应该性格温和。

或许是触碰到了女人的痛点，只见她低头沉默了一会，然后伸手指截了一下儿子的脑袋，声音降低但略带沙哑地说：“你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？这是做儿子该说的话吗！现在累日夜我不怕，最怕你长大后，也跟你父亲一个样！”

夜色一如既往地安详，一阵阵流动的微风几乎能闻到海水的气息。在夜风的吹拂下，这座喧闹了一天的城市疲惫入眠了。我径直走过去，掏出两块钱递到女人的手里。这对母子在沉默，似乎在无声对话，朦胧的淡光里我看不清俩人的表情。

HK 诗路花语

雪

■ 马桓

月球
从两栋楼中间长出来
并不想说它亮的部分
而灯永远在某个位置不再靠近它
那个世界全暗
未必是知道了灯底哲理
你看吧山的心
这光洁的这清除人的
不知藏了多少
不知多少想知道
这光洁的昏睡过去的
等着白天仍是个谜
除非是冬天都可描写雪景
因为不能更冷
因为这皮肤总比它更亲
我不去踩它
愿我在热带靠它解渴

金子

■ 李丹丹

太奶奶是文昌姑娘
高个子，美丽温柔
她爱笑
不管是和别人在一起
还是她单独的时候

我总是让她帮我找金子
她总是很无奈
每次都拿出一个地瓜
说这就是金子

100岁的时候
她走路摔倒了，从此没再站起来
走的时候坚持要见我
我却在外面的世界找金子

金子一直没找到
地瓜却一直爱着
您说的对
这就是金子

给母亲的诗

■ 陈奋

孩儿小的时候
您是孩儿的襁褓
如今您老了
孩儿就长大成您的拐杖

记忆中的茅草屋
油灯下缝制衣裳
一针针细细拼接白天黑夜
为孩儿遮风御寒

孩儿依偎着母亲的坚强
就像一望无际的竹林
一节节伸直腰杆
笑迎风云变幻

走过的山山水水
背着粮食换来学费
您说，您最爱听
书声琅琅

从山村寄来自酿咸菜
最能钓出米饭的清香
每颗饭粒都是母亲的叮嘱
孩儿怀揣梦想过海漂洋

电匣子拧开语音图像
您每回都乐呵呵望着啊
当年的小路
磨得油亮的扁担
挑起新一轮的朝阳

沁园春·不老长流

■ 伍鼎锐

西汉烈祖，今之长流两千春秋。马鞍岭遥护，南海烟舟；三河泽被，万顷粮油。抗击倭贼，还我九州，守疆拓土舍断头！回眸看，纵日蚀浪淘，屹立琼州。

思来路风雨稠，俊贤辈出农贾渔收。问何妙招？讲堂遍布，乡规民约，忠孝德义，勤俭天酬。朗朗乾坤，家国情怀意尤深。继往昔，助中华崛起，不分童叟！

注：三河：指流经长流的五源河、那甲溪、美涯水。



H 小说

对弈夜话

■ 钟影

渔具店老板阿龙思量了半天，眉头一展，终是将摆在店门口的一副象棋残局搬撤了。自此，店门前的喧嚣杂乱以及狼藉一地的烟头、痰迹便一扫而光。“门前三包”做到家了，阿龙的渔具店在卫生大检查中受到好评，获得了五百元的嘉奖。不仅如此，更可喜的是，店面整洁亮丽了，他的生意也摆脱了往日的冷清，人气日渐见旺。阿龙脸上便有了光，逢人便说：“我是剃头捉虱，一举两得！”

只是有一丝遗憾。阿龙是个象棋迷，门口的棋摊没了，若想在守店的时光里与别人对弈也就泡了汤。有时棋瘾来袭，两手摩挲着棋子，愣愣地发呆。

这天下了好大的雨，到了傍晚时分也没有止息的意思，店里一时清冷下来。他寂寞得有点想打盹，闭着眼打了个哈欠，恰这时店门口进来一个人，他定睛一看，却是隔壁做后安粉生意的店主老关。

老关一进门便扯开了嗓门：“别干坐着发呆啦，天下雨难得个清静，咱俩不如赛一盘棋解解闷。恰好我老伴旅游刚回来，她照管店面，让我出来玩一玩！”

阿龙便觉好笑。他从未见过这个邻居下过象棋，居然大言不惭地提出要和他对垒。老关看出他的疑惑，说：“你莫门缝里觑人。你原先在门口摆的残局是糊弄人的，我才不上你的当呢。我今天要与你下全棋，让你瞧瞧我的厉害！”

听那口气，阿龙觉得老关说的似非戏言，像喝了酒，一时脸上泛起了光采，立马在收银台后面的空地上支起小饭桌，把棋局摆好，说：“关伯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咱俩今天来个三局两胜，我若输了，请你喝一顿！瞧，我这五百元奖金也可派上用场了。”言毕，从衣兜里掏出来一个红包，搁在棋盘一侧。

老关落了座，拿起那红包仔细地看了看：“果然是检查组奖你的……”脸上浮起一层笑意，“也好，咱们说话算数，你真赢了我，我请你尝尝我的手下好戏：鲍鱼海参后安粉！”

楚河汉界，帅士相，车马炮，当头卒……车冲马跃，烽烟弥漫，险象环生。尔来我往，不一会，两局棋下完，战绩是平分秋色，一比一。决胜局，双方均不敢大意，步步为营，半天不见动一粒棋子。下至中局，看棋势，老关兵临城下，阿龙窘境初显，不禁两眼圆瞪，额角爆出了青筋。老关却悠然地伸伸懒腰，扭了扭脖子。没承想这一扭，却见他唰地立起身来，说：“暂且休战，你看雨都停了，我一起去趟就回来。”

阿龙不吭声，仿佛泥塑一般盯着棋盘苦思冥想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才重重地嘘了一口气，似是找到了解围的良策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个老关头，真是个老手，他设个马后炮配个长驱车，想置我于死地呢，嘿。休想……嗯，该你啦！”他抬头一

瞧，才晓得这老关离去怕有半个时辰了，怎么还没回来。他觉得蹊跷：雨停了就停了，怎舍得起下车马炮就走人？

他嘀咕着，立起身朝隔壁的后安粉店走去，瞧瞧老关搞啥名堂。刚到门口，便见老关闪了进来，说：“真抱歉，让你久等了。算我倒霉，我那店地势低洼，每逢大雨总把泥沙和垃圾都冲进店里头。这不，我才清理完，又遇着厨房的通风管烂了个大窟窿，油烟排不出去，乌烟瘴气的，我处理完才过来。嗯，已到了月尾，也难怪说明天早上卫生检查组不来做月度检查，我哪能让店面遭遇着见他们呀……”

“鸡毛蒜皮事，让伙计们干便行，还用得着你……”阿龙扯着老关的手往里走，“那些棋子都快冷冻成冰块块了！”那老关却不肯挪步，手指着对面的墙根惊呼道：“蟑螂，你这儿有蟑螂呢！”

阿龙顺着他的手势看去，墙根处赫然趴着几只黑乎乎的蟑螂。“一只，两只，一共三只，看我的……”阿龙数着，一个箭步朝墙根处猛踩过去。他踩死了一只蟑螂，另外两只眨眼间便钻进了柜台底下去了。他赶紧趴下身子朝柜台底下瞅，模模糊糊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他不敢大意，知道那虫子繁殖的快，赶紧找了手电筒来探照。这当儿，老关看见几只蟑螂顺着门边溜进来，是从他的食店方向爬过来的，他的脸唰的就红了。他知道他那食店厨房里的排水孔又冒出来蟑螂了，转身便朝自家店奔去。

鼓捣了好半天，阿龙终将陆陆续续溜进来的十几只蟑螂歼灭了。待他拍去身上的尘土，里外一看，哪儿还见老关的影子。他在棋盘跟前坐下来，歇了歇，心想灭了蟑螂，倘若卫生检查组果真明天来了也没事。他饮了一口茶，不由自主地将那棋局盯了好久，默默地重温了一遍化解老关进攻的招数，才起身朝隔壁店走去。

他决意要将老关请回来下完这盘棋！但是他又空了。老关那食店已到了打烊时间，老板娘正在指挥伙计们收拾碗筷，打扫卫生，见阿龙走过来，便说：“你们那棋下得可不是时候，老关方才把那些捣蛋的蟑螂统统干掉了，不想这餐厅的一处墙壁又被一个顾客小孩蹭的像个猫脸。瞧，你瞧。”老板娘朝前跨一步，指着那墙壁说：“老关可急呵，他说明早也许要来检查卫生，甭说拿什么奖金，也许还要挨罚。都这么晚了，他死活要去找一个涂料师傅来粉刷一番，我拦也拦不住，你瞧瞧！”

听她这一说，阿龙只好蔫蔫地往回走。他坐在棋盘前，审视着那走势莫测的棋局，精神不禁抖擞起来。棋逢对手，他坚信老关今宵无论多晚都会来与他对弈，比个输赢。他将音响打开，静静地聆听着，静静地守候着，夜渐渐地便深沉了。

楼下阿姨正在门前晾衣裳，看她面前一楼楼裙里的假蒌还在，就高兴起来。走去搭话：呀，比以前少些了呢。

阿姨也走过来说：家里小孩不喜欢吃，说臭，就空出一些地来，种了些姜。家里姜发芽了，拔下来埋那邊土里了。

直接把芽埋土里就可以生出姜来吗？——我的姜是把它的切面直接放土上的，也发芽了——这个我是学台湾家庭园艺师林惠兰，在家里不需冰箱为蔬菜保鲜，才开始这么做的。她的姜放在花盆里，简直像立体雕塑呢。我是随手放厨房阳台木头菜的方形种菜盆旁边，只因买多了，并没有把它发成立体雕塑那样的雄心。第一次做的时候，没成功，原因不详，也许是还没出苗，就吃完了吧。但这次发得很好，叶子都升起来了。要单独用盆做林惠兰式“立体雕塑”也还来得及。这样把姜随意放进土上，姜不会干枯，一直到完，它还是新鲜的。一般家庭用来保鲜不必“立体雕塑”就可以了。买来小葱，也可以留些葱根（要连着一些葱白），直接插土里，也会长出小葱来——这个，也是向花友学来的，不过一般也就可以续吃一次。在做菜时，随意摘几株小葱，绿绿地切了，也有些夜雨剪春韭的意思呢。

林惠兰立体雕塑事，自不必与阿姨说，因为阿姨不是为保鲜，是在以芽种姜。边说边走过去看：有一株姜芽从地里冒出来，便指给她看：出芽了呢。心里竟比自己放入盆里的大块的姜出叶还要高兴些：它开花也好看呢。

与阿姨本也只谈谈假蒌与姜的：那他们都不吃假蒌，你一个人吃，做起来会麻烦的吧。

阿姨答：媳妇和我一起吃。

上次，几月前吧，阿姨主动谈及家里一年级的美女小玉公主式的任性，她说：现在好多了呢，是她妈妈有耐心，慢慢调教好了的。

阿姨如此样样主动推举媳妇，是她的智与善——别人甚至没有问及，媳妇也不在，她几次三番处处要说媳妇好，还要举例来说明，却从不谈及自己儿子好。也让人觉得智者有幸、人世有情。这样的“情”，确实要建在“智”的基础上——哪家没有矛盾呢，但有这样智慧的母亲，也是儿子的福气。

阿姨还教我另一种野菜名：优盾——这是她种假蒌另一侧